

胡朝聰——翱翔的可能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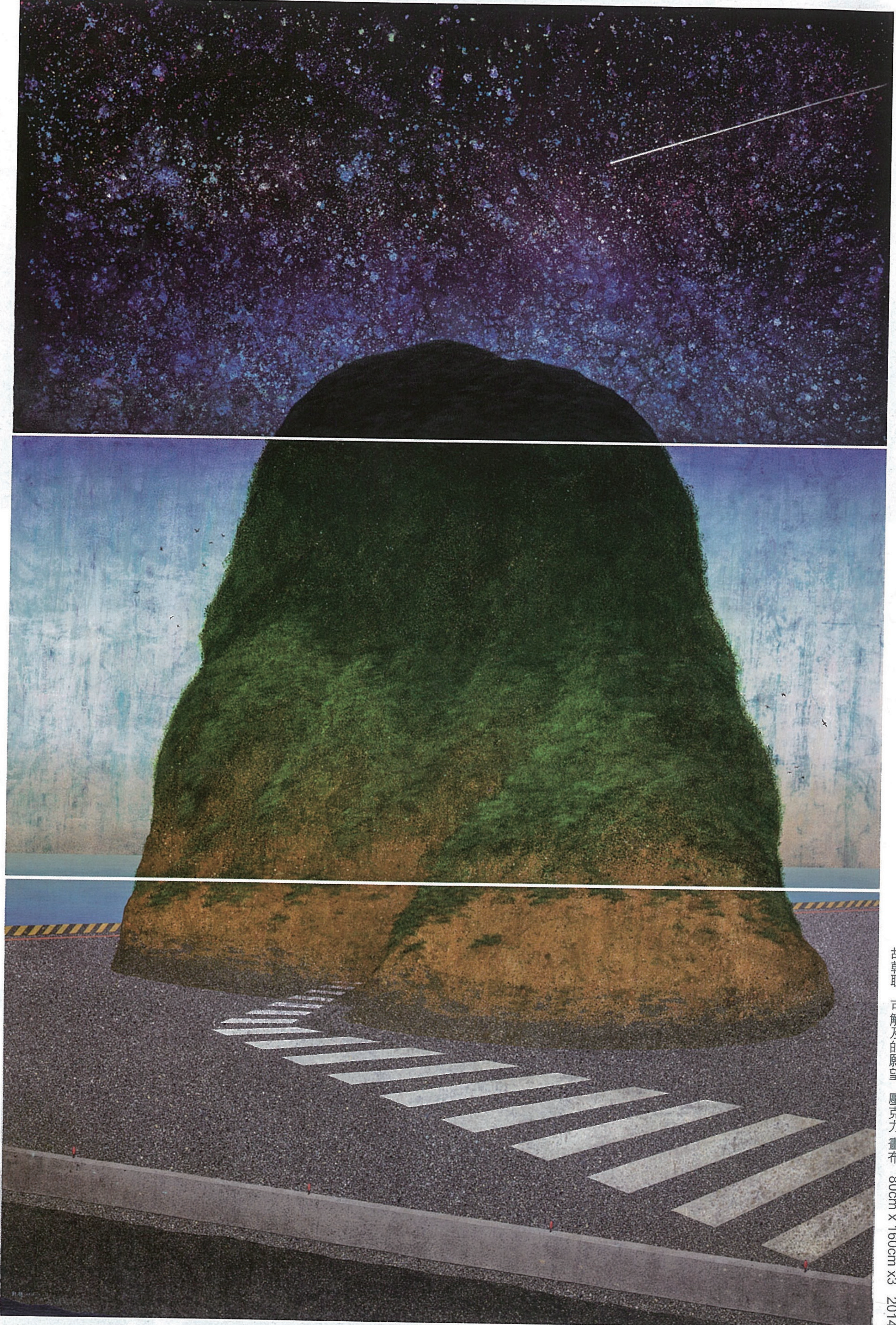
文／鄭乃銘 圖片提供／尊彩藝術中心

胡朝聰 最初的草原 壓克力畫布 91.5cm x 73cm 2014



1981年出生的胡朝聰，他的繪畫作品充分顯現這個世代台灣年輕人的心理思維。在四月份尊彩藝術中心的個展覽當中，胡朝聰經過多時的準備與醞釀，交出了一張絕對可稱為漂亮的成績單。在這家以強調「手繪藝術」極為嚴格著稱的畫廊，胡朝聰作為這家畫廊所合作的幾位年輕世代藝術家來講，他的繪畫作品似乎更能說盡屬於他這個世代的心事，但也能把自己對生活的看法與態度標顯得比較清晰，使得他的作品更能夠有仔細被端詳的耐讀性。

台灣，典型的海島國家。它的地理位置沒有太詭譎的曲折性，但卻深藏著有太多區域與區域可以相互連接又各自獨立的邊際性，這些可以說為邊界也能被解釋成為銜接線的疆界，事實上；它們都不盡明晰且略帶含糊，可是又如此清清白白極為盡責地將區域和人做了某種有形與心理的「距離」。這說穿了也就像居住在這個島嶼的人一樣，有外來者、有原住民、有在這個島國出生者，現在更有許多的新住民。表面上，這些人都共處在一塊島嶼中，可是心理上都會有一道「疆界感」；它可以無限上綱成為社會問題，但也能放諸於無形只存在心中某個角落；平時並不會上昇形成波瀾，但有事時；也就未必能平靜無瀾。



胡朝聰 可觸及的願望 壓克力畫布 80cm x 160cm x3 2014

柒零捌零 胡朝聰 Hu Chau-Tsung 封面故事

亞洲當代藝術新世代 The New Generation of Asian Contemporary アジアン コンテンポラリー 新しい時代へ



胡朝聰 翱翔的可能途徑 壓克力 畫布 140cm x 240cm 2014



胡朝聰 遷徙 壓克力 畫布 80.3cm x 160.2cm 2014



胡朝聰 尋常的夜 壓克力 畫布 100.5cm x 100.5cm x3 2014

胡朝聰在台灣長大，勢必對台灣地理環境有絕對的熟悉感，我想；他一定很清楚環境所出現的邊界；比起傳統國與國間的國界是兩碼事，可是卻又那麼清楚把人與人之間、人和環境間，造成距離與隔蔽，這多少也像環境裡面的人際關係，再如何演說；終究還是有分你我。

胡朝聰在這次個展裡，整體的作品概念，其實把這種有形及無形的交界感陳述得非常脈絡，這個脈絡透過作品創作年代的近與遠，一路蜿蜒下來，也讓人看到一位年輕世代藝術家是如何在梳理與期勉自己。我對於胡朝聰從作品裡所演繹出來的心理成長過程，更看到現在的台灣年輕人對自我認同超越昔日世代的懵懂。與此同時，胡朝聰在這次個展適巧也將自己的創作主軸，相當有秩序作了一番整合與再出發。也就是觀者能夠從作品的展出裡面，看到他如何從交界這創作主軸來做為發想，接著如何從這樣的一個點來做放射，甚至到後來再慢慢從作品的構築去展現空間不可預期及可預期的疊置觀。作品在一個確定主題脈絡的展現過程中，我們似乎也能看到胡朝聰是如何在面對自己、推翻自己、建立自己、放開自己……，一位藝術家在展覽不僅只是被檢驗他近期的成果，何嘗不也是讓觀者有機會更貼近觀察藝術家是怎樣在成長的。

胡朝聰在2011-12年的創作表現中，所謂的交界概念，嚴格說來是比較傾向單一面向的純敘述性，景的書寫是個重點，或許還沒有那麼確切掌握內心澎湃的情感可以無限放肆的擴展；成為作品的心理張力。話雖如此，但那個時期的作品，的確也出現幾件作品是屬於「胡朝聰的經典款」。比如說2011年〈邊緣·輪廓—35〉作品，胡朝聰在畫面上呈現台灣海景公路慣常所見的矮欄杆，一道矮欄杆區隔成兩道截然不同的風景，海的無際、公路的規範，這個時候的胡朝聰沒有太過去經營畫面的深度，他把現實的場景很貼切挪置到畫面上成為一份內在情緒，感情很規矩，視覺很容易入眼。可是，這份來自現實裡的既定規矩，也被胡朝聰看到另外一個可以想像的視野。例如在2011年那件〈寧靜遙遠3—即將有所不同〉作品，他就把公路轉彎當作一種截面，然後運用他非常擅長的蹲低視角來關注前方的景致，畫面因為採取低視角；我們的雙眼於是先接觸一大片水泥地，接著竟然有一種往前推移的運景，一個向左的彎道；帶著我們轉彎了。胡朝聰並沒有為我們說明這個彎道將帶我們往哪裡走，但觀者的眼與心卻跟著這位年輕藝術家的畫筆，帶著滿滿的好奇，向前一路奔去。正因為公路的轉彎坡道，使得畫面有了很生動的視線轉折，所謂交界的「界線」竟然也在這裡變成一種能夠無限延伸的心理視線。我很喜歡胡朝聰這種具有「相機鏡頭般觀看的雙眼」，他的畫；有著太強烈的鏡頭感，把結構清清楚楚交代得不拖泥帶水。

公路的交界，因為胡朝聰書寫畫面的時間都是在白天，因此很明顯就能看出邊界的象徵在那裡。但我個人更喜歡2011年他〈邊緣·輪廓—38〉、〈邊緣·輪廓—43〉兩件作品。畫面出現的時間都是近晚時分，眼前的景物都已經淹沒在黯黑裡，只剩下天空沒有整個暗透；仍有著微微暮色捨不得回家。這位藝術家非常深入去觀察自然界的景致在不同時間下的光影變化，他以並不豐富的顏色來架設色

溫；從近的黑到遠方殘餘的微光，你在欣賞這樣的作品時，一點也不會感覺顏色是不具有層次的，相反的卻很寧靜的看著暮色如何包圍眼前的種種，但內心卻好有一份波濤。

我想，胡朝聰在這裡開始體會到，或許所謂的邊界不純然只是存在於公路的欄杆或界標，它更多數是存在於生活空間很多的事物裡。

好比說，〈邊緣·輪廓—38〉天與地的交界線，竟然只是房舍屋頂及樹叢頂端，這個交界線的線條沒有欄杆冷硬，在柔軟的曲曲緩緩輪廓線裡，我們似乎也看到一種等待的溫暖；在外頭奔波多時之後，能夠回到一個等待自己的棲息處。交界，在這裡有了另外一層被觀視的情感。2014年胡朝聰有一組三件的〈尋常的夜〉，他取三個場景：都市邊緣的森林、夜空與都市興建中的大樓天際線，這件新作與2011年的作品有很大的差別，胡朝聰在技巧的處理上，把畫面的層次運用不同技法來推展出空間感，城市不斷擴建的大樓，已經嚴重威脅到綠蔭草地的生長，胡朝聰在這組作品裡，把所謂交界更放大到人與自然間的生存角力，當人為的交界以強勢的擴充鯨吞自然的空間時，或許我們只剩下星空的遼闊足以傾訴寂寞了。胡朝聰在這裡將情感的昇華放置在一個更敞闊的空間中，他心裡固然還是有著交界的界線，但是卻沒有再受到傳統既定形象的拘束，整個心和視野開始被拉抬到一個更關切環境的深刻議題上，似乎也默默在為自己日後的創作精神與面貌做好了打底工作。

2013-14年的近作，胡朝聰把交界這個概念給活化。

他再一次催化對於交界含糊性的絕對感，並且從這個基礎點上，將地景作了切割，同時也讓空間有被植入的侵迫性。在這個系列作品，胡朝聰展現建築的結構性概念來做為畫面主訴求，在一份低調偏冷的溫度底下，他把交界的時間走動；全都交付給不同技巧的鋪陳與處理，使得作品又跳脫2011年時期的直接表白，更深入環境與個人心理語境的解剖。

我想，對於一位喜愛遊遊走走的年輕人；如胡朝聰者，一定會經常遭遇這種來自於環境所端出的交界關係。詭念的是，這種交界幾乎都是經歷過時間的磨蝕與地形的走移，交界；總是充滿著又新又舊的漆痕與重劃、新植與舊痕，人在如此的交界處，感念的竟然不是該何去何從的惶惑；而是人在這裡不斷昇漲與修正的欲望！因此，你可以從他的作品裡，感受到他是如何在解放自己傳統認定的所謂邊界或交界概念，不再被侷限於地理環境裡的界標符號，他把這種交界的感受放寬到對整體環境事物的思考，因此更能夠從作品當中來放入對情感的體悟和感受。這點，是在這次個展中最令人感到可喜的部分。

他將台灣地理環境的推移化，以一種結構井然有序的低溫高能量來展現，筆觸超過同齡該有的過熱感。從他的畫面中，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在摺疊自己的情感，他在處理交界的線性與線性間、在構築那些厚重水泥橋墩、在以虛筆線條描繪過去鞏固的公路橋段與今日



由左至右 / 陶文岳、陸先銘、連建興、台灣畫廊協會資深顧問陸潔民、陳菁螢總經理、胡朝聰、許國寬、李民中、郭維國、尊彩藝術余彥良、胡朝聰父親胡登峰、白適銘

的變異…，胡朝聰讓畫面出現秩序；進而彰顯出一份結構感之後，但是卻又在處理水泥橋墩或者水泥地面上，看出一份極為用心卻深沉的「洗染」；他小心翼翼地將時間留在環境裡的鑿痕，慢慢地磨出來。因此，讓畫面出現型態的規矩與非自然的滄桑。那是一種來自於人為的交界說明，說明著人會因環境的某種養成而不停企圖掩蓋慾求，就好像我們經常會看到台灣不斷有工人在修馬路，但卻只是在原有的柏油路上再覆蓋一層新的路面，而不是要讓路面能夠越來越讓使用者感到舒適與安全。增厚的交界，是來自於一種人慾的換手，而不是想要讓環境更無垢。

胡朝聰把台灣現實環境處處可見的表面有序、內在卻無章的矛盾，以空間的多重植入與疊映來交代箇中的衝突或滑稽，例如2013年的〈想望〉、2014年的〈遷途〉、〈尋寶記〉…都是很出色的作品。我個人相當喜歡〈想望〉這件作品，胡朝聰把室內與戶外的交界錯置在一個空間裡面，清水模的室內牆面、黃黑色線的石墩、綠色圍籬、公路及遠方的海景，胡朝聰把環境的有形阻隔一個個細膩描繪出來，這些阻礙或者稱之為有形交界的物件，都被收拾得有條不紊；甚至不帶有一絲情感波瀾。但儘管是如此，人還是能夠在內心置一扇窗；一扇可以聞到海風、聽到海濤、嗅到青草氣息的窗，空間被銜接得毫無縫隙，一如情感始終不露破綻。我特別想推薦觀者應當要仔細去看胡朝聰在處理綠草的這個環節，他幾乎是以植草的方式；一株株的畫出幼嫩的綠草，每一株都能隨著風向與陽光的位置移動著位置，手感；讓畫裡的草不只是畫出來的草，根本就是一株株長出來的綠草。

另外，胡朝聰非常喜歡把空間與空間生命所並置出現的荒謬、矛盾放在一個天平上。比如〈翱翔的可能途徑〉高速公路橋墩下竟然有幾顆鳥蛋正待破殼、〈遷途〉裡的候鳥，正往前方奮力的鼓翅行進，胡朝聰讓畫面再生出畫面，不同空間的生命丰采，正以自己的方法，支持著自己朝夢想高飛。

我們或許習慣以傳統的制化語言來談交界，但當我們迫不及待去拿個界標或者以權慾來包裹階級的時候，我們似乎也默默地將自己推向一個更孤寂的未來。

胡朝聰並沒有特意去張揚自己對環境議題的著墨，但他一路行來卻把自己對生活的關切話題保持得戒慎分明，緊緊嚴守在他向來就不至於太過於外放的情感分寸，在井然秩序畫面結構中，以極冷、極低調的筆觸來牽引內心的翻騰；他敏銳地去反映自己眼見的土地在改變，可是又沒有放棄為自己植入一份希冀，一如畫裡的海洋、綠草、星空；還有深深藏藏在地底下的一方沃土。

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或許經歷愛也感受過怨憎，但，不輕易離棄；卻成為對土地最大的護守。這位年輕的藝術家，教給我們的功課，不只是畫；還有更多的…更多。